



2025年9月20日
星期六
新闻热线:38166899
眉山网: http://www.mshw.net

东坡里

(第104期)

主编 张成锋 编辑 卫琳霞
美编 李 燕 校对 杜沁莲

喂鱼池

苏祠老井

□四川成都 冉杰

儋州的月从一口老井升起，
月影如梅，若隐若现。
恰是眉州的竹影在春风秋雨里
摇曳生姿。
那片东坡地的金黄麦浪，
从徐州滚涌而来。
如东去的滔滔大江，
冲刷黄州的孤寂和愁怀。
一樽清酒，盛不下青天月色，
却装满了笑谈的人生。
井沿的苔藓，宛如洒落的月牙，
被烹任成一道美食。植物的碎屑，
给井水绘成一幅水墨画，
山川湖景尽显其间。
竹叶的倒影，犹如妩媚丰润的笔锋，
把竹的骨节藏在字里行间。
我俯视深不见底的老井，
身影随井水荡漾，
就如同被折叠的历史。

(冉杰，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四川省红星作家协会散文专委会委员，四川省红星作家协会诗歌专委会委员。作品被收入多部选集并获奖。)



张大千《东坡居士吟望图》。

(资料图片)

在眉山，找寻东坡的古树

□四川眉山 邓敏

南方有嘉木，眉州多幽林。宋大文豪苏东坡先生诗云：“故园多珍木，翠柏如蒲苇”。唐宋时期，朝廷重道抑佛，道教极度兴旺。蜀地四川未经唐末和五代的战乱，而作为川中腹地的眉山更是得到了长时间的安定。眉州道观有几十处之多，教徒甚众。道观前后，广种松柏，历经三百多年兴盛。其中，东坡兄弟求学曾就读的天庆观，就是一所由朝廷官办的道观，建于1009年。其田地不仅免税赋，而且官员任免交接时都要到道观祭拜。这些环境对小东坡的影响很是深刻。眉山“翠柏多如芦苇”的状况也可以想见。

今日的眉山古树名木也不少见。人的名，树的影，最令东坡先生想不到的是在千年之后，眉山最出名的古树大都与他联系在了一起，这也是一种文化赋能。当然，最知名的古树当属三苏祠中的“三父子”树：大门口华冠遮街的黄葛树和前庭里高大挺拔的两棵古银杏树。黄葛树枝繁叶茂称之为父亲苏洵，而并肩而立，直冲云端的两棵银杏树就是苏轼和苏辙。祠里的解说者便把这三棵古树幻化为三苏的象征，对此，听讲者多半是会心的一笑予以认同。实际上这两棵银杏树专家考证应该只有600多年，是明初栽种的，但毫无疑问是沐浴够了祠里的文气和香火，又恰好是两棵不结果的雄树，比作东坡两兄弟倒也十分恰当。金秋时节的三苏祠，银杏金黄，落叶缤纷，引无数游客趋之若鶩来参加这场色彩的盛宴，诵读苏家三大文豪的锦绣华章。

时光掠千年，何物可不朽？唯有古树尚可。其实外地文友到眉山，除了三苏祠外，大家最愿去追忆、掬一把眼泪的恐怕就只有短松冈了，“明月夜，短松冈”这千古第一悼亡词文，绝对会打动所有

苏迷的心。只可惜苏家的直系后裔在南宋就没有留在眉山当地的了，祖坟山人看守，权属多次变换。千年的风雨，任何松木也确实难以抵挡斧钁的碾砍。当年苏东坡手植的松树早已荡然无存。而现在的王弗墓旁数亩只有几十年的新栽松树，绝对是载不动“东坡明月夜”的深切思念的。

其实，在眉山跟苏东坡故事有关的古树还另有三棵。一棵在三苏祠内，是棵荔枝树。另一棵也是荔枝树，在著名的蟆颐观内。第三棵还是荔枝树，在城南的华藏寺内。三苏祠内的荔枝树，相传是苏东坡当年亲手栽种。1068年，苏东坡为父守孝期满，在北归前的那个春天，和亲友蔡子元等人在家宅院内培土栽下，并相约等荔枝树长大挂果时就会归乡，共同品尝。22年后，这棵庭前的荔枝树果实红了一年又一年，却再没迎回这个异地的游子。人在官场，岂能由己？杭州做官，风光只是表象。东坡为此写下了“故人送我东来时，手栽荔子待我归。荔子已丹吾发白，犹做江南未归客”的惆怅思乡之句，托内弟带回给眉山的蔡子元。这棵荔枝树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能结出果实，引得顽童翻墙爬树摘果。只可惜，在某一年的春天就突然枯萎，寿终正寝。在今天的三苏祠内还可看到这棵树，树干直径约一米，特意抛光打蜡后做成的荔枝树桩头。人死了，魂还在。树死了，根还在。

在岷江岸边的蟆颐观内，还有一棵荔枝树，却是苏东坡老爹苏洵所栽。传说当年在观内祈祷求子成功后，作为信众的苏洵隆重还愿，专门在观内栽种了一棵荔枝树。唐宋时期，四川是产荔枝的。虽然远没有作为“上方珍果”的荔枝在长安地区的珍贵，但也不是寻常之物，老天爷天赐给了苏洵两个宝贝儿子，他就用栽种这种

高级的果树来还愿。一千年的清风明月，累累硕果。令人惋惜的是，这棵树也在20世纪末死掉了，枯树残枝不知下落。

第三棵荔枝树，位于眉山城南华藏寺，历经几百年风霜后，该树一度树干中空，处于濒死状态。但因得到庙内师父的精心照料，又活得枝叶繁茂。今年是结果大年，该树还结出了两百斤累累果实。于是，以东坡为由，东坡迷们在古树下举办了隆重的品荔会，做一番别样的凭吊。该寺虽然在清代《眉山县志》中记载：此地是“东坡读书台”。树就是东坡先生所栽，想来也是合乎逻辑的吧。但那在树上挂起的950年的古树铭牌，虽是有心之举，但在证据上稍显得有些生硬。

家乡的荔枝树是想而不得，流放惠州的东坡却在岭南遇上大面积的荔枝林。这里可是荔枝树的原产地。于是，他好一番大快朵颐：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做岭南人”。家乡远在千里之遥，欲归而不达。也许，东坡先生吃的不是荔枝，吃的是乡情。人到老年，漂泊异乡，凌云壮志都飘远，返乡成了一种奢望，就是鸡黍之约也无法实现。这岭南的荔枝便被当作了家乡眉州宅院里的荔枝了，吃荔的行为，似乎成了东坡的一种情感寄托。中老年人对高糖食物是不宜多吃的，在今天是一种常识。也许有人讲东坡的“每天吃三百颗荔枝”，这只是夸张的手法，然而，对于可以“千骑卷平岗”豪气而直率的东坡，怎么管得住嘴。他就这样放开吃了三年的岭南荔枝。东坡先生六年后在常州病死，死于消渴症（就是现在的糖尿病），跟吃荔枝过多应该有很大的关系。

宋代四川产荔枝，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。荔枝是原产我国的热带亚热带水果。宋代四川荔枝主要移植栽种于长江干、支流河谷地带，它优良的品质在全国

齐生死，心与造化游，故尔心闲体逸如是耶！今披此图，可想见别黎子云家，风雨归途，野服萧然，妇孺追随，邑犬群吠之状也”。
张朝庸的题款是一首诗：“心香一瓣散馥芬，不用海南兰麝薰。升阶自集乡人群，冠袂杂沓会风云。时事催肝笔砚焚，碧血成羣苔生纹。岷江浩渺万派分，哪得和气和氤氲。暮颀山头长鬣君，芸窗早岁窥皇坟。万斛源泉发高文，下视百家如蟻蚊。黄惠迁谪莫足云，绣画褒袁铭殊勋。我欲笔阵扫干军，老拙不学兼不勤。燕市酒薄难为醺，胡不归去躬耕耘。万里何尝异乡份，看核罗列旌旗分。迎神一曲声凄紧，去天尺五公应闻。”

两位文友的题跋丰富了“苏东坡笠展图”的文化寓意，而张大千此时正在敦煌莫高窟临画时期，画面线条飘逸，色彩淡雅，清静，层次清晰，虽不见风但觉风雨扑面。
在抗战的大后方，张大千肩负起中华“文艺复兴”的大旗，在日本飞机的轰炸声中，他以“岷江为媒，青城为魂”的巴蜀山水画美学特征，和从敦煌壁画中参悟激活的东方人物画神韵，让他在成都这个中华文化复兴基地成为举旗之人。

诗画写乡愁

苏东坡以科考从四川走向北宋的政治、文化中心，从少年“奋励有当时志”的报国情，到中年“一簑烟雨任平生”的突围感，到老年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旷达超越。这些思想对于胸中装着万里江山，被迫偏安抗战大后方的张大千，无疑产生了共鸣。

1941年，张大千作诗《铁崖苍松图赠青城山道友彭椿仙》，以铁崖苍松明志：“苍岩削铁嵌青松，坚贞不许暴秦封。波涛飒飒来天风，只恐破壁成飞龙，骑龙顾盼君何雄！”张大千从青城山到沙河堡，再到金牛坝的税广庵，他在中华文化的历史深处，引来光和热，在和苏东坡的灵魂对接中，国运、乡愁、人格的互通，让张大千聚焦于苏东坡的海南岁月，把苏东坡笠履风雨行的文化精神符号，不断变幻呈现。

1947年，张大千和文友们在成都为苏东坡庆生日，著名的藏书家文友谷声道向张大千求东坡画，张大千画《东坡笠履图》以赠。张大千题识中写道：“谷声道兄属

张大千与苏东坡

□四川眉山 邵永义

张大千最终买下思慕多年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，带着家眷又回到了成都。他对传统文人画风格潜心研究、临摹，在人物画的技法、色彩上结合敦煌壁画的用色，进行创作。京城已远，故乡从回望变成了相依，想到蜀人的乡情、感受到新生活的召唤，一幅苏轼诗意图材的《东坡居士吟望图》就此惊艳问世了。

国画《东坡居士吟望图》融合工笔与重彩装饰风格，画面饱满，中心为朱砂红袍的苏东坡，于苍松侧畔捻须思吟，采用敦煌壁画色泽浓郁，对比强烈，线条细腻，清圆，充满人格张力。边纸还附有溥心畲、俞陆云、陈曾寿、张伯英、郭则、邵章等六位文化名流的题识诗文，丰富了画作的思想情感，彰显了大文豪苏东坡的文人精神，也融汇了张大千“法古为我用”的艺术智慧，极富历史文化价值。

张大千在图画上的钤印是：“张爱之印、大千、大风堂”。落款是：“东坡居士吟望图。乙酉十二月十九日，乡后学张爱敬画”。这是相隔八百年后，一位大师级四川文化人向先贤苏东坡的致敬。

缘起笠履图

作为四川人，张大千早在1941年就以前以苏东坡为题材，创作过人物画《东坡笠履图》。当年，张大千为中华文化寻根溯源，远赴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。身居大后方报国无门的张大千面对国破家亡的危机，借屈原的辞赋创作了《九歌》人物系列，又把画笔聚焦于坚韧不屈的苏东坡，在苏东坡“一簑烟雨任平生”的豪气中，抒发他傲然独立、与家国同在的胸襟。

画面上，苏东坡头戴斗笠，脚踏木屐，肩披长袍，迎风飘飞。其右手拄着竹杖，左手拈须，他虽然脚步踉跄，却气势饱满，目光坚定，潇洒地独自行走在雨中。工笔重彩，更添了人物的亮度和气场。张大千在题识上写道：“东坡笠履图，仿元人任子明笔。辛巳六月朔一日，敦煌莫高窟作，蜀郡张大千爰”，并钤有白文方印“张爱之印”和朱文方印“大千”。这是对元代画家任仁发同名画的仿作。

在张大千的自题外，还有当时的文人、张大千的好友傅增湘和张朝庸的题跋。傅增湘题曰：“余旧藏元僧写坡公象，颀隆面削，宛若瞿仙。兹大千抚本，乃尔广颀丰，意公自海南得佛印书后，悟得丧

苏学苏韵

1101年，65岁高龄的苏东坡在海南儋州遇赦北归，被任命为成都玉局观提举，这是苏东坡的最后一个官职，离开四川32年的苏东坡终于可以回到岷水之滨的家乡了。但是，他没有等到回川赴任，就在常州因病辞世了。

800多年后，一位杰出的四川艺术家、被毕加索誉为“五百年来第一人”的中国画家张大千，在成都金牛坝子，以一幅色彩华美、气势恢宏的《东坡居士吟望图》，迎回了一位文豪苏东坡。

致敬苏东坡

张大千(1899—1983)，原名正权，后改名爰，字季爰，别号大千居士，四川内江县人，被誉为中国画坛“五百年来第一人”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。张大千是从四川走出去的一代杰出的画家，一位爱国主义者。1937年，他在上海举办大规模的个人画展，好评如潮。但是，日本侵略者发起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，北平沦陷。张大千赶回北平接家眷，遭日寇软禁。1938年，日方多次派汉奸劝张大千出任伪职，他都推诿不从，后来，他化装逃出北平，辗转上海、香港，入桂林途中会见徐悲鸿，再由桂林辗转抵达成都，寓居青城山的上清宫。

从1938年秋至1949年，张大千在成都生活逾11年，他以画笔为武器，在成都这个抗战的大后方，以文艺的复兴为民族的复兴作最后的抗争，其战场就是享誉中外的13场美术展览。

1945年8月，中国人民历经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，终于赢来了伟大的胜利。当时正值张大千艺术创作高峰期，其山水画风格已形成独特体系。那年秋天，张大千带着家眷从四川前往北平，满怀希望准备买房定居，开始新的生活和创作。

听说有一所前清王府要出售，喊价500两黄金，张大千看过房子后很满意，当即交了订金，说好过几天就交全款。这时，一位古玩商来告诉他，找到了南唐顾闳中所绘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。张大千听闻后惊喜万分，立即前去看画。面对这幅绢本设色历经千年仍鲜亮如新，40多个人物神态各异，人物呼之欲出的传世名画，张大千赞叹不已。一问价，卖家开口竟然也是500两黄金。在回程路上，张大千反复盘算，回到客栈，便把实情告知妻子徐爱波。徐爱波知道张大千的心意，她淡淡地说：“字画能传世，宅院不过遮风挡雨。”